

中世纪丝绸之路上的思想传播

——辽契丹藏、黑水城西夏文书、杭州飞来峰、元敦煌版
《六字大明》初探

杜 潇

摘 要：千年以来，丝绸之路上，《六字大明》是跨文化、跨族群的文化传播范例。自1902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巴黎学界公开发表元代敦煌莫高窟《六字大明》碑石拓片起，已经过一个世纪，其间考古新出土的证据显示，早在辽、西夏时期，该真言已被广为传播。甚至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公布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残卷中，发现了辽僧著作，并发现了西夏对辽人著作的学习继承。这显示出中古北方边疆民族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殊具意义。中国史籍，汗牛充栋，而二十四史独缺《西夏史》，致一代文物故事，湮没尘霾。传统学界，对唐宋明清，着力甚多，而对辽夏金元，相对忽视。加之资料匮乏，边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鲜为人知，堪称学术前沿问题。本文考察了七种考古材料，并把其中所含的《六字大明》作为共同指标进行研究，以对中世纪丝绸之路上的思想传播进行初探。

关键词：六字大明 丝绸之路 中世纪

一、黑水城出土残卷中含有西夏写本之 辽僧著作《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

“丝绸之路是多种宗教传播的途径。”^①千年以来，丝绸之路上《六

^① 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页。

字大明》的跨民族传播就是例证之一。六字大明（The Six-Syllable Mantra of the Bodhisattva of Compassion）又称六字真言、观世音六字大明咒、六字大明真言、大明六字陀罗尼真言、六字大明总持等。

从中亚到朝鲜，在连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上，以摩崖石刻、印经、玛尼石、壁画、敖包、唐卡、刺绣织物等各种艺术形式显现，《六字真言》成为丝绸之路上出现最多、分布最广、跨民族、跨文化、最被大众喜闻乐见信受奉行、最历经时间考验而仍然保持生机、可谓传播最成功的宗教艺术品。至今，仍被传诵、更新。在当代艺术中，如电影《红河谷》、音乐《阿姐鼓》等著名作品，仍然在将神圣六字的文化符号传遍全世界。《六字大明》依然是活的。《六字大明》堪称千年以来“文化交流”、“跨文化对话”、“维系多元民族团结”的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那么，究竟《六字大明》起源何时？早期传承情况如何？其民族分布、历史演变如何？这些《六字真言》的探源问题，将放在文化史、民族史视野中，以中外一手资料为基础，在本文中进行一次初步探索。

1902年，法国著名汉学泰斗沙畹（Edouard Chavannes）在《中亚汉文金石考——以 Charles-Eudes Bonin 先生带回的拓片为中心》（*Dix i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l'Asie Centrale d'après les estampages de M. Ch. Bonin*）一书中，公布了立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的元代敦煌莫高窟《六字大明》石刻拓片^①，成为西方学界认识六字真言之考古实物的开始，该刻石长期以来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已知最早的《六字大明》历史遗存。当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早于元代，六字真言已经在辽与西夏广为传播。

首先，我们发现，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The Kharkhoto documents of Hermitage Museum）藏黑水城出土文书中含有西夏写本之辽僧著作《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这既为正史记载提供了考

^① Edouard Chavannes, *Dix i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l'Asie Centrale d'après les estampages de M. Ch. Bonin* (Paris: Klincksieck, 1902), Inscription No. IX, p. 96.

古佐证，又可弥补正史文献记载之不足。王国维所提出的文献、考古二元证据法之作用，再次被黑水城证实。

《辽史》载：“冬十一月壬辰（按：1067），夏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①“十一月……甲辰（按：1095），夏国进贝多叶佛经。”^②史籍显示，西夏与辽之间，曾有大量佛教交流，且级别高、受皇家重视，甚至皇家亲自支持。《辽史》数载，西夏向辽进贡佛经、佛具、甚至僧宝。然而，因中国正史中《西夏史》独缺，以致辽对西夏的回赐，记录缺失。幸而考古发现补充了文献记载之不足。

1909—1926年，沙俄陆军上校科兹洛夫 Pyotr Kozlov（1863—1935）以所谓科学名义，三进黑水城盗挖，损毁三十余座佛塔，非法获取古代多语种写本残卷，经库伦运往俄罗斯，入藏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中，竟含有辽僧道殿的佛学名著《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西夏写本^③，其中含《六字大明真言》（图1）^④。俄藏黑水城文书中，亦含西夏僧的佛学名著《密咒圆因往生集》，其中亦编入了辽僧《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重要内容。此二发现，显示出辽代佛教，曾对西夏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书仅为残片，未及使我们看到西夏所藏辽代佛学著作之全貌。《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仅存3折，在断章残简中，我们却得以看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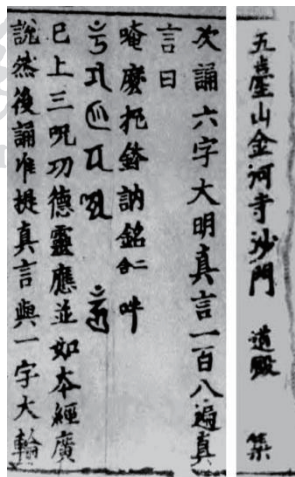


图1 俄 TK270《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卷上（3—1）

① [元]脱脱等：《辽史》卷二十二，《道宗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7页。

② 同上书，第308页。

③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俄藏黑水城文献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58—359页。

④ 图1西夏写本辽僧道殿：《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Source：《俄藏黑水城文献》vol.4，TK270（3—1），p.358.

名的完整版《六字真言》(图1)。因辽代“二元文化”(bi-cultural)^①特色明显,既保留了其初始的北方草原萨满文化,又接受了燕云十六州等汉地的儒释道三教汉文化,所以,唐代的汉文化,既被宋所继承,也被辽所继承。北宋的汉文佛经翻译,也被辽僧阅读。这已被考古所证实。自北宋时代起,西来高僧天息灾所译《大乘庄严宝王经》始现中土,惜未见宋境广为流行。而契丹藏、黑水城、元代敦煌考古显示,《六字真言》曾在辽夏金元边疆族群内流行。六字大明写法,辽与西夏,基本一致,而在沙畹公布的元代敦煌莫高窟碑刻上,六字大明写法已有演变。^②

二、西夏残卷《密咒圆因往生集》中所编的 《六字大明》来自辽僧著作

通过考察出土文书发现,西夏残卷《密咒圆因往生集》中所编的《六字大明》来自辽僧著作。西夏写本(图1)的辽僧道厄受《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俄藏黑水城文献》卷四 编号TK270)载,该经作者为:“五台山金河寺沙门道殿”、六字大明之写法为:“次诵六字大明真言一百八遍,真言曰:唵么拈钵讷铭(二合)吽”。考此五台山,非指今山西旧称清凉山之大五台山,而是河北蔚县小五台山。小五台的金河寺是辽代著名伽蓝,一寺诞生两部传世名作:辽代高僧道殿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和高僧行均的《龙龕手鑑》。因此也许不只是地理原因,更有文化原因,使辽时该寺宠遇隆厚。《辽史》数载辽帝王饭僧、游幸金河寺。

西夏《六字大明》残卷影印图版刊布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

① Pierre Marsone, *La steppe et l'empire: la formation de la dynastie Khitan (Liao)*, IVe-Xe siècle, (Paris: Belles-Lettres, 2011), p.175.

② Edouard. Chavannes, *Dix i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l'Asie Centrale d'après les estampages de M. Ch. Bonin* (Paris: Klincksieck, 1902), p. 96.

册（TK270），为刻本，经折装，共3折，7面半，每折6行，行13字，上下单栏，题“五台山金河寺沙门道殷集”。依图版录文如下：

凡欲诵持陀罗尼密咒者先须金
刚正坐结印安心然后手结净法
界印口诵其咒二十一遍真言曰
唵嚩

次诵护身真言二十一遍结印观
想真言曰
唵齿口临

次诵六字大明真言一百八遍真
言曰：

唵 么 拏 钵 讷 铭 （二合） 吽

已上三咒功德灵应并如本经广
说然后诵准提真言与一字大轮
咒一处同诵一百八遍七俱眩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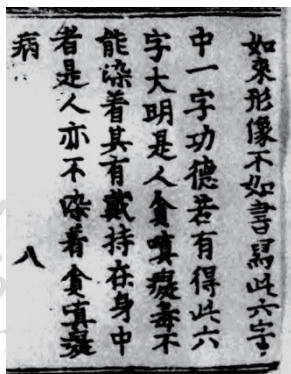


图2 俄TK271《密咒圆因往生集》（9—4）（9—5）

西夏著作（图2）《密咒圆因往生集》，是西夏僧人智广、慧真于大夏天庆七年（1200）编写的密咒集录。（出《俄藏黑水城文献》卷四 编号TK271），其中亦含《六字大明》：“如来形象，不如书写此六字中一字功德。若有得此六字大明，是人贪嗔痴毒不能染着。若有戴持在身中者，是人亦不染着贪嗔痴病。”可见六字真言的神通功德已为辽夏时人所崇信。

综上，考古及文献二重证据显示，《六字大明》早期版本有三：

1. 宋本（？—1000）：《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大正藏》vol.20, No.1050, pp.59—62）

2. 辽本（图1）^①：《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俄藏黑水城文献》vol.4, TK270（3—1））

3. 西夏本（图2）^②：《密咒圆因往生集》（《俄藏黑水城文献》vol.4, TK271（9—4）（9—5））

宋本公认为祖本。对比3与1夏、宋本，对比3与2夏、辽本，发现3与2夏、辽本几乎一致，而夏、宋本相差较远。辽《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载：“若人书写此六字大明。则同书写八万四千法藏。所获功德等无有异。若以金宝造如来像数如微尘。不如书写此六字中一字功德。若人得此六字大明。是人贪嗔痴不能染着。若戴持此咒在身者。亦不染着贪嗔痴病。”可见（图2）西夏编《密咒圆因往生集》时，编入了辽僧《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辽代文化，对西夏有所影响。

追根溯源，《密咒圆因往生集》中的《观自在菩萨六字大明心咒》来自北宋时来到中原的西天僧人“惹烂驮啰国密林寺三藏赐紫沙门”天息灾所译的《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天息灾，北宋时西来僧人，后被赐名更名法贤。历史对其仅有片断记载：“天息灾，北天竺迦湿弥罗国人也。太平兴国中。与乌填曩国三藏施护。至京师。时梵德前后迭来。各献梵筴。集置甚富。上。方锐意翻传。思欲得西来华梵淹贯器业隆善者。为译主。诏于太平兴国寺西。建译经传法院。以须之。先是。有梵德法天者。中天竺国人。妙解五明。深入三藏。初至蒲津。与通梵学沙门法进。译无量经七佛赞。守臣表上之。上览之大悦曰。胜事成矣。与天息灾施护同召见。问佛法大意。对扬称旨。赐紫方袍。并居传法院。赐师号天息灾明教大师。”

对于跨文化学术史的探讨，北宋当时译经的工作程序，是一份珍贵记录：“令先以所将梵本。各译一经。诏梵学僧法进常谨清沼。笔受缀文。光禄卿杨说。兵部员外郎张洎润文。殿直刘素监护。所须受用。悉从官给。三师述译经仪式上之。且请。译文有与御名庙讳同者。

①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俄藏黑水城文献》vol.4, TK270（3—1），第358页。

② 《密咒圆因往生集》，《俄藏黑水城文献》vol.4, TK271（9—4）（9—5），第361页。

前代不避。若变文回护。恐妨经旨。诏答。佛经用字。宜从正文。庙讳御名。不须回避。未一月新译经成。天息灾上圣佛母经。法天上吉祥持世经。施护上如来庄严经各一卷。诏两街。选义学沙门百人。详定经义。时左街僧录神曜等言。译场久废。传译至艰。三师。即持梵文先翻梵义。以华文证之。曜众乃服。上览新经。示宰臣曰。佛氏之教。有裨政理。普利群生。达者自悟渊源。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识其宗。凡为君正心无私。即自利行。行一善以安天下。即利他行。如梁武舍身为奴。此小乘偏见。非后代所宜法也。车驾幸译经院。赐坐慰劳。增什物给童子。悉出禁中所藏梵本。令其翻译。复选梵学沙门。为笔受。义学沙门十人。为证义。自是每岁诞节。必献新经。皆召坐赐斋。以经付藏颁行。适西国有进大乘祝藏经。诏法天详定。天奏。此经是于阗书体。非是梵文。况其中无请问人。及听法众。前后六十五处。文义不正。帝召天谕曰。使邪伪得行。非所以崇佛教也。宜焚弃此本。以绝后惑。下诏曰。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其内外诸郡童行并与剃度。时新经陆续以进上如次披览。谓宰臣曰。天息灾等。妙得翻译之体。诏除天息灾朝散大夫试光禄卿。”^①

北宋西天高僧天息灾所译《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是《六字大明》进入中国之源头，而从具体行文上比对，《观自在菩萨六字大明心咒》更接近于辽代五台山金河寺沙门道殷所集《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卷上）的“次诵六字大明真言”原文：“若诵此咒，随所住处，有无量诸佛、菩萨、天龙八部集会，又具无量三昧法门。诵持之人七代种族皆得解脱，腹中诸虫，当得菩萨之位，是人日日得具六波罗蜜圆满功德，得无尽辩才清净智聚，口中所出之气触他人身，蒙所触者离诸嗔毒，当得菩萨之位。假若四天下人，皆得七地菩萨之位，彼诸菩萨所有功德，与诵六字咒一遍功德等无有异，此咒是观音菩萨微妙本心。若人书写此六字大明，则同书写八万四千法藏，所获功德等无有异。若以金宝

^① 《补续高僧传》卷一《译经篇》《宋·天息灾、法天、施护三师传》。

造如来像数如微尘，不如书写此六字中一字功德。若人得此六字大明，是人贪嗔痴不能染着。若戴持此咒在身者，亦不染着贪嗔痴病。”可见，西夏版本，是一根据辽僧著作再次精编的简洁版本。

三、西夏残卷与《契丹藏》及其他 辽代金石考古材料对勘

从细节考察，当我们将西夏残卷与《契丹藏》及辽代多份金石考古材料对勘，结果如下：西夏黑水城出土残卷中的《六字大明》写法，与辽代皇家官方刊刻的《契丹藏》中（图3）^①的《六字大明》写法，完全一致。《应县木塔辽代秘藏》（《契丹藏》）（藏品47）所收之《八师经报应记》前，有刻经发愿两行：

增福灭罪本经广说

“六字大明咒：唵 么 拏 钵 讷

铭（二合） 吽”

为避孤例，经作者考察，辽代版本之《六字大明》，不仅出现在辽僧道殿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中，也出现在大量田野金石中，经笔者寻找发现，辽代金石、摩崖碑刻，至少还有两处，如（图4）^②辽乾统五年（1105）刻、北京昌平区兴寿村发现的《杨守金等建长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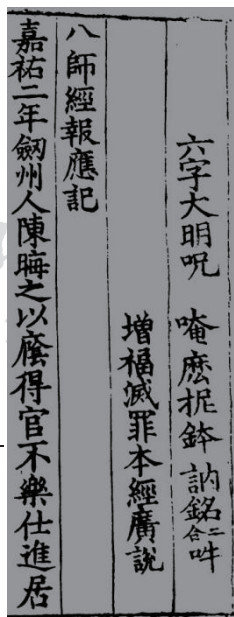


图3 《契丹藏》

① 山西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应县木塔辽代秘藏》（契丹藏），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No. 47。

② 《杨守金等建长明灯幢记》，《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vol. 45，老北图编号：“叶195”，第1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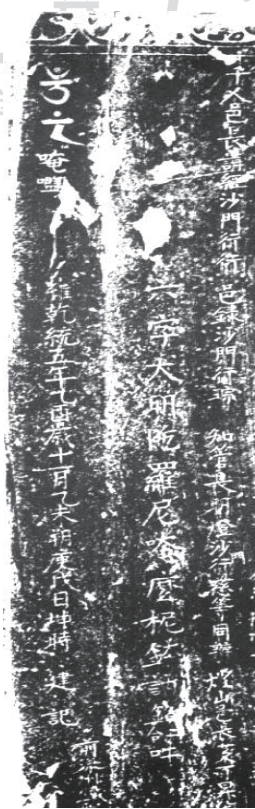


图4 《杨守金等建
长明灯幢记》



图5 《行法师
塔幢记》

灯幢记》刊：

“六字大明陀罗尼

唵么 呢钵 讷铭（二合）
吽”

又如（图5）^①辽大安二年（1086）四月十八日刻于北京房山大韩继的八面石塔经幢，载有张善撰并正书的《行法师塔幢记》，其中亦含《六字大明》，其刊作：

“大明六字陀罗尼真言曰：唵么 呢钵
讷铭（二合）吽”

关于《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作者道殿，生平记载极少，今缀合仅有的历史残片，试图勾勒出其主要生平路线。道殿，俗姓杜，云中人，少年时代已禀赋非常，被与古代西来名僧相比，“博学则侔罗什之多闻，持明则具佛图之灵异”，在学识上被与鸠摩罗什相比，在灵异上被与佛图澄相比。其曾在辽代燕京居住，并起塔“释迦舍利之塔”，而后，到今河北蔚县的小五台山居住，完成了著作《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成为辽代佛学的重要代表著作。《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并供佛利生仪后序》载：“今我亲教和尚，讳道殿，字法幢，俗姓杜氏，云中人也。家传十善，世禀五常。

① 《行法师塔幢记》，《北图藏历代石刻》vol. 45，第67页。

始从韶此之年，习于儒释之典。天然聪辩，性自仁贤。博学则侔罗什之多闻，持明则具佛图之灵异。禅心境净，神游华藏之间，戒体冰清，行出尘劳之外。加以霜松洁操，水月虚襟。曲己利人，轻身为法。恒思至理，匿在筌蹄。每念生灵，懵于修证。由是寻原讨本，采异搜奇，研精甫仅于十句，析理遂成于一卷，号之曰《显密圆通成佛心要》，并《供佛利生仪》。”^①

当我们进一步考察作者道殿生平，竟牵出北京白塔寺下掩埋的辽僧历史。元大都实物留存之一，是北京人熟知的“白塔寺”，即今北京西城区妙应寺白塔。其址在辽时，原有“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元世祖至元年间翻建白塔之时，高僧如意祥迈长老，曾奉敕撰《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该碑文记载了曾位于元白塔原址上的辽代“永安寺”及其辽塔为道殿所造之史实。《大元至元辨伪录》卷五《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载：“初，旧都通玄关北，有永安寺。殿堂废尽。惟塔存焉。观其名额释迦舍利之塔。考其石刻。大辽寿昌二年三月十五日。显密圆通法师道殿之所造也。内有舍利戒珠二十粒。香泥小塔二千。无垢净光等陀罗尼经五部。水晶为轴。因罹兵火荒凉芜没。每于净夜屡放神光。近居惊惶疑为失火。即而仰视烟焰却无。乃知舍利威灵人始礼敬奉御秃列奏其祥瑞。上闻而信之。欲增巨丽俾开旧塔发而详视。果有香泥小塔。下启石函中有铁塔。内贮铜瓶香水盈满。皎然鲜白色如玉浆。舍利坚圆灿若金粟。前二龙王跪而守护。案上五经宛然无损。金珠七宝异果十种。列而供养。瓶底获一铜钱。上铸至元通宝四字。乃知圣人制法预定冥中。待时呈显开乎天意。即至元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帝后阅之愈加崇重。即迎其舍利立斯宝塔。取军持之像标状都之仪。妙罄奇功深穷剗剗。琼瑶上扣砮砮下成表法。设模座饗禽兽角垂。玉杵阶布石栏檐挂。华鬘身络。珠网珍铎迎风而韵响。金盘向日而光辉。亭亭高耸遥映于紫宫。”^②

① 陈述辑校：《全辽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67页。

② [元]释祥迈：《大元至元辨伪录》，《大正藏》vol. 52, No. 2116, 第779页。

可见，道殿所修之塔，到至元年间尚在。元世祖忽必烈，对于辽代高僧道殿，也是极其尊敬的。既然道殿曾在辽燕京城内建寺讲学，那么又是怎样迁居河北蔚县小五台山金河寺的呢？该碑文显示，其厌倦了都城生活，隐居山林。《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序》记载：“昔如来居出世之尊。垂化人之道。阐扬大教。诱掖群迷。开种种之门。方便虽陈于万法。入圆圆之海。旨趣皆归于一乘。然而显教密宗。该性含相。显之义派分五教。总名素怛览。密之部囊括三藏。独号陀罗尼。习显教者。且以空有禅律而自违。不尽究竟之圆理。学密部者。但以坛印字声而为法。未知秘奥之神宗。遂使显教密教。矛盾而相攻。性宗相宗。凿枘而难入。互成非毁。谤议之心生焉。竟执边隅。圆通之性懵矣。向匪至智。孰融异端。事必有成。人能弘道。今显密圆通法师者。时推英悟。天假辩聪。髻鬣礼于名师。十五历于学肆。参禅访道。博达多闻。内精五教之宗。外善百家之奥。利名不染。爱恶非交。既而厌处都城。肆志岩壑。积累载之勤悴。穷大藏之渊源。撮枢要而诚诵在心。剖义理而若指诸掌。以谓所阅大小之教。不出显密之两途。皆证圣之要津。入真之妙道。览其文体。则异犹盘盂。自列于方圆。归乎正理。则同若器室。咸资于无有。而学者妄生异议。昧此通方。因是错综灵编。纂集心要。文成一卷。理尽万途。会四教总归于圆宗。收五密咸入于独部。和奶酪之味。都作醍醐。采云霞之滋。并为甘露。诚诸佛之会要。为后人之指南。使披览者似获随意之珠。所求皆遂。遵依者如食善见之果。无疾不瘳。觉学愧荒虚。辞非华丽。曾因暇日。得造吾师。每亲挥麈之谈。颇广窥班之见。属当传世。爰托撰文。素惭舒理之能。聊着冠篇之引（宣政殿学士、金紫荣禄大夫行给事中、知武定军节度使事、上护军颍川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同修国史陈觉撰）。”^①可见，其厌倦了辽燕京的都城生活，离开闹市而迁居归隐，正是因其隐居蔚县小五台山金河寺的决定，促成了其著作的最终完成，

^①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大正藏》，vol. 46, No. 1955。



并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辽代北方汉文佛学的学术实录。

四、元代敦煌、杭州飞来峰《六字真言》 金石考古材料中显示的文化意义

最后，为了考察辽、夏时期之后《六字大明》的流传演变情况，我们将其与元代敦煌、杭州摩崖考古材料进行对勘研究。1902年沙畹公布的元至正八年（1348）敦煌莫高窟《六字大明》石刻拓片^①中的写法已变为：

“莫高窟：唵 嘛 呢 叭 咪 吽”

杭州名胜灵隐寺飞来峰近年亦发现《六字大明》（图6）^②摩崖石刻（位于飞来峰龙泓洞外编号33杨枝观音龕右外侧上方）。飞来峰现存元代开凿（1282—1292）的68座佛龕共118尊造像，为中国现存最大元代石雕造像群遗址，其中发现元刊版《六字大明》，且其写法竟与辽代相同，意义重大。该摩崖石刻刊作：

“唵 嘛 祢 吧 嚩 铭 吽”

《六字大明》写法的传承，在元代中、后期发生分野：代表元初的杭州灵隐寺飞来峰摩崖石刻六字大明真言写法，竟与辽代相同。原因探究：直至元代，辽僧著作《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才入藏《磧砂延圣寺大藏经》（磧砂藏）。大德十年（1306），元代名僧、西夏

^① Edouard Chavannes, *Dix i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l'Asie Centrale d'après les estampages de M. Ch. Bonin* (Paris: Klincksieck, 1902), Inscription No. IX, p. 96.

^② 赖天兵、浙江省考古学会：《杭州飞来峰发现元代梵汉合璧六字真言题记》，《文博》，2006年第4期，第79页。



图6 飞来峰《六字大明》

遗民“广福大师”管主八调任平江路磧砂延圣寺大藏经局主缘，在杭州立局补堪宋版未竟《磧砂藏》所缺之密宗经典，元时南北混一，管主八得以将辽着《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从北方调来刊入《磧砂藏》，辽人著作，方得保存。管主八弟子“门人比丘性嘉”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并供佛利生仪后序》中，将辽著《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评价为“霾尘之宝”、“圆通显密之要门”、“极性相有空之至理”：“切以藏海汪洋。深广莫窥其涯涘。圣途坦荡。指归直造于根源。矧圆通显密之要门。极性相有空之至理。惟持明者斯问津焉。管主八缘幸释流庆逢圣世。声教炽焰。佛法莫盛于当今。车书混同。华竺咸归于至化。眷此霾尘之宝。奚其韞椟之缄。敬镌刻于斯文。俾流通而入藏。恭愿法轮大转。亿万

年睿算永祝帝龄。佛日高悬。一大事因缘俱明本智。文英武烈子孝臣忠。干戈息于八方风雨调于六合。”^①管主八亲阅辽著，又为西夏党项遗民，故有杭州《六字大明》之辽笔。“眷此霾尘之宝”——可见主编者赞叹之情。

代表元代后期的莫高窟六字大明真言碑刻，是元代敦煌宗教信仰活动实录，能留存至今（原刻石伯希和未能带走，现藏敦煌研究院），难能可贵。更为珍贵的是，莫高窟六字真言刻石透露出了古人看待六字真言的文化信息（与今日不尽相同），其图文并茂地显现了六字真言与莲花座上的四臂观音（及其观音菩萨头顶的阿弥陀佛——无量光

①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并供佛利生仪后序》，《大正藏》，vol. 46, No. 1955, 第1006页。

佛)紧密联系被一起信奉供养甚至当作修炼坛场(Mandala)进行宗教仪轨的历史史实。关于六字真言、四臂观音(莲花化生)、摩尼宝(摩尼光)、莲花(莲池海)、阿弥陀佛(无量光佛)被统一在一起的关系,究其文化原因,我们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藏族学者尕藏加先生叙述的一则藏族传说^①:

在阿弥陀佛国,有位名叫桑布乔的法王,他想向佛献花,遂派遣仆役到莲花海边去采花,看见海中有一株大莲花,茎枝有轭木那么粗,莲叶有盾牌那么大,在千片莲叶的中央,有大瓮那么大的花苞放射出各种光辉。仆人回来禀告法王。法王十分惊异,于是建造了一艘大船,与随从携带各种供品,到莲花荫下供养、祝愿。此时花苞开裂成四瓣,花蕊中坐着调伏边地的神变化身。他双腿成金刚趺跏,一张脸四只手,两只手在胸前合掌,另外两只手的右手拿着白水晶念珠,左手拿着白色莲花朝向耳际,相貌端庄,装饰着各种珍宝,穿着绸缎做的衣服,身体的颜色如同雪山日出,左肩披黑羚羊皮,掩住乳际,梳着五束发髻,发髻上有珍宝,脸带可爱的微笑,光芒照射十方。法王与随从们都喜悦崇敬,于是用各种音乐迎请这个化身到法王的宫殿。法王在无量光佛面前祈祷说:从莲花海的莲蕊里面,幻化生出梳髻的化身,色如雪山佩戴各种珍宝,模样俊俏使人十分心爱。这世间罕有的端庄化身,他是继嗣我的王统的王子?还是利益众生的神佛化身?

无量光佛回答说:长满八瓣莲花的海洋中,从莲花中生出化身佛子,他是大慈大悲观音菩萨,身色洁白如同那君陀花,佩戴珍宝相貌端庄俊美。他并非继承你的王统而来,他将在雪域边地弘扬佛法,他是那教化一切的佛的化身,他大慈大悲将利益天下众生。无量光佛如此说毕,就为这化身摩顶,并对他讲道:“善

^① 尕藏加:《密宗——藏传佛教神秘文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173页。

男子，雪域边地众生，由于以前的誓愿的愿力你将会教化他们，善哉！善哉！边地雪域的有情众生，看见圣者你的身体，听见六字真言，就会立刻脱离三恶趣，获得善趣界之身，边地雪域的厉鬼魔障、肉食罗刹等伤生害命的精灵看见圣者你的身体，听到六字真言，将熄灭邪恶之念，生利乐慈悲之心；边地雪域的虎豹熊黑等发声可怖、食肉饮血、害命伤生的凶顽野兽见到圣者你的身体，听到六字真言，将熄灭毒害之心，互相慈爱如敬父母；边地雪域那些为饥渴所苦，备受灾难折磨的众生看见你的身体，听到六字真言，将像获得甘露美食，诸愿满足，除此饥渴之苦；边地雪域的悲惨不幸、眼瞎患病、器官不全、无依无助的众生，看见圣者你的身体，听到六字真言，就会诸病痊愈，器官齐全，身强力壮；边地雪域的众生看见圣者你的身体，临死的也会延长寿命，染有病痛的也会得到良药治愈，无依无靠的会得到依靠，无人帮助的会得到帮助。”

最后，对于《六字大明》本身的宗教思想含义，在此藏族传说中，由阿弥陀佛（Amitabha）亲自做了解答：

1.《六字大明》具有光明之含义：“在无量光佛为化身菩萨观世音灌顶时，地上的水往上滋，头顶出现光明而成为头饰。此刻无量光佛又对六字真言作了最后赞颂：唵嘛呢叭咪吽！唵字使人具有五明，嘛字使人产生慈悲，呢字引人脱离六道，叭字为人消灾息苦，咪字为人烧掉魔障，吽字使人功德圆满。”由此可见，六字真言的功德，自始至终是由无量光佛来讲述的。这样，六字真言不仅神通广大而且具有了最高的终极权威性。

2.《六字大明》具有解脱之含义：正因为藏族人民深信《六字真言》是由阿弥陀佛亲自提倡的，所以念诵《六字真言》自然具有脱离轮回、抵达彼岸极乐世界的作用：“唵嘛呢叭咪吽这各种经论辑要的六字真言，只要看见一次，就可以得到无反复的佛地，成为脱离轮回的尊者。

即便只是听见它，也可以得到善趣身，成为脱离轮回的尊者；即使是一只蚂蚁、一头牲畜，只要在临死前亲耳听到六字真言，也能脱离牲畜道转生三善道；即使是只在心中思念六字真言，也会像雪山受到太阳照耀一样；前世没有积福的，也可以依此断除苦根魔碍，转生极乐世界。若触摸六字真言，就如同受到诸佛、菩萨的灌顶一样。”^①

3.《六字大明》具有救苦之含义：“唵嘛呢叭咪吽”这六字真言，“唵”对诸天神除死亡之苦；“嘛”对非天除争执之苦；“呢”对世人除生老病死之苦；“叭”对畜牲除役使之苦；“咪”对饿鬼除饥渴之苦；“吽”对地狱除冻灼之苦。以上是无量光佛对其弟子观世音菩萨即将奔赴雪域高原传播佛教正法时所宣讲的关于六字真言的功德，并说明了六字真言与六道轮回之间的特殊关系，六字真言中的每个字能够解除一道轮回的灾难。——《六字真言》与观音一起，作为一个“慈悲救苦、解脱轮回”的信仰核心，对于边疆地区的思想安定，具有简便可行、方便实践、容易传播的特殊意义，也正因此，《六字真言》才获得了巨大的传播成功：“一千多年来，藏族人民一直虔诚地供奉它，崇拜它，信仰它，将一切献给它。因此，六字真言才有了风靡全藏区的盛况，现在只要是藏区，无处不看到六字真言那五彩缤纷的形象，无处不听到六字真言那牵动宇宙的声音。”^②

最后，藏族人民深信传播《六字大明》的功德：“若是把六字真言写到珍宝、布帛、纸、树皮，乃至土块石头上，也可以与写八万四千部经典的功德相等，今生得到利乐受用，此身此世可以得到佛果，对此不可怀疑和三心二意。山王须弥山的重量可以一两一两地量完，念诵一次六字真言的功德无法量完；用布每年擦一次金刚岩可以把它擦掉，而念诵一次六字真言的功德谁也无法把它算完；大海的水可以一滴一滴地把它量完，而念诵一次六字真言的功德谁也无法算清；边地雪域的尘土草木森林可以一一数清，而念诵一次六字真言的

① 尕藏加前揭书，第175页。

② 前揭书，第179页。

功德谁也无法量尽。”^①

千年以来，丝绸之路，《六字大明》是跨文化、跨族群的文化传播范例。其镌刻在石壁上，是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播于石壁下（仪轨与信仰活动），是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非遗）^②。至今，《六字真言》依然是活的。这神圣的六字，成为西起中亚十字路口，东到韩国日本的共同文化符号。

综览本文所考察的七种考古资料，可见六字真言（六字大明）在历史中写法的基本演变为：

（辽）：唵 么 拏 钵 讷 铭 吽

（元）：唵 嘛 呢 叭 咪 吽

按：Om mani padme hum

译：唵！摩尼（如意宝珠）在莲花中！吽！

（可见，元代莫高窟写法，即今《六字大明》通行写法，考古资料证实，今写法来自元代）

综上所述，考古、文献证据皆显示：《六字大明》，无论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写本之辽著《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图1）中，还是在官方的《契丹藏》（图3）、民间金石（图4、图5），或是在元代杭州飞来峰摩崖石刻（图6）中的写法结构均为：（辽本）唵 么 拏 钵 讷 铭 吽。杭州飞来峰石刻，属元代早期作品（1282—1292），写法与辽代相同。而至元代后期敦煌莫高窟石刻（1348）中，《六字大明》写法已演变为：（元本）唵 嘛 呢 叭 咪 吽。可见元代莫高窟

① 前掲书，第175页。

② 董晓萍：《民俗非遗保护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第8页。

写法，即今《六字大明》通行写法，今写法来自元代。由此可知，首见于宋译《宝王经》却未在宋境流行的《六字大明》却曾在辽与西夏流行，而俄藏黑水城与杭州飞来峰考古材料证实，辽代佛学曾为西夏所继承。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